

短篇小說獎 · 初審會議 · 評審意見

黃崇凱：在這次稿件中，明顯感受到幾種現象：一是描述這兩年疫情籠罩下的境況，不過似乎都未能加以深掘，呈顯出另一種新日常的感覺結構。二是不少篇描繪到外籍移工、看護，大多同樣流於表面、刻板的書寫視角。三是關於這三年的轉型正義議題，漸漸也成為重要主題，可惜時常過於簡化，或者淪於呼告籲求。當下現實的感知僅是第一步，如何攜帶深層感悟形成有效創作則是另一件事了。

凌明玉：閱讀這次參賽稿件，記下幾個印象：一、或許剛好這區塊聚集多個他獎遺珠，影視感、歷史改編、地方背景。有幾篇我曾在評審該獎時讀過，既視感強烈，作者想再試一次，系統卻未更新（笑）。二、反映疫情影響身心與生活的題材不少，呈現台灣社會結構的新住民多元組合家庭、轉型正義、房思琪效應等題材亦有所見，但無法拉開時空近距離描寫，鋪陳居多，小說核心很淡薄。三、有些作者習慣以扁平敘述推進情節，讀來冗長瑣碎，小說中的時間不等於現實生活的時間，人物亦無衝突呈現。從小說表現可發覺或許作者閱讀的養分不足，處理題材和說故事手法均可預期情節發展。

葉佳怡：今年的稿件少了往年常見的議題性作品，比如女性身體、同性愛或學運，反而比較能隱隱看見的是在疫情來臨之下，人們被迫與長輩及鄉土重新連結時，經由生活細節的觀察而產生的長照

焦慮、老年議題，以及針對族群身分的反省或重視。

丁名慶：來稿多著眼於生活經驗、人際的疏離或變形。但想像力、視野開展有限，亦少見觀點；整體突顯了「同代人」之感，卻未走得比生活更遠。另，描述現實的細緻筆力普遍提升，人物多服務於戲劇性情境，蘊藉與抒情取代了激烈（死亡事件、大時代悲劇都少很多了）。

羅珊珊：這次收到一百餘篇作品，整體表現不俗，最終還是選出十七篇，希望讓它們有機會進入複審擂台。多篇小說進行哲學思考，釐清人生，也有很精采的思辨，或引人深思的小故事，惜文學性不足，有些則是整體優美，但比較適合歸入散文類。令人驚喜的是選入好幾篇不但故事別出心裁，且想像力天馬行空，語言鮮活，可望為台灣小說再闢新徑，並再生亮眼的新物種。

李桐豪：此次參賽作品，皆有中上以上水準，但選題十之八九皆過於保守，偶有寥寥幾篇呼應疫情、反思近年社會近況，但並不出彩，多數創作者仍把視野局限在鄉土、校園、家庭親子上，且行文有固定套路。多數創作者未精確掌握八千到一萬字篇幅，起承轉合，用活潑鮮明的語言好好地把故事說好說完的作品亦不多見，上述喟歎即是〈我與愛雲芬芝的夏天〉，〈小說課〉、〈電愛後動物感傷〉在心中排名前三的原因，創意的題材、活潑的語言、結構的掌握皆是一流。

陳雪：此次參賽作品題材多元，有許多驚豔之作。可以看出對於當代社會問題的思考，親情與愛情的糾結，對於科幻未來的想像，以及對都市生活裡的空寂疏離的描繪。最動人的依然是不論題材如何，作者可以用獨特的語言與視角，以小說獨有的方式，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世界。

吳鈞堯：繁複的世界秩序中，總有一、兩個破口，或疏或密，經常叩打我們。叩打的微光、微影，經常暗夜徐行，慢吞吞的人與事，張大口來卻會腐蝕心骨。小說用它的虛擬結構，構造光影，投影起來又無比真實。

■因本屆初審會議採線上進行，故由評審交來書面評審意見。

郝譽翔表示，「林榮三文學獎因為獎金高，且似乎較強調在地性，因而常能讀見許多看似為此獎量身打造的作品——具本土感，寫得很用力，知識量和密度都很高，強悍而擲地有聲。但有時太過厚重的結果，就會顯得刻意經營，不那麼自然。有些作品穿插知識過於生硬，作者展現其才學與小說技藝的訓練有素，可是就小說本身而言，有點失去了閱讀趣味。」因此挑選時，「能讓讀者感受到故事趣味，以及不以得獎為目的的說故事的誠意」是她的標準，此外，「會選擇具獨到發現或穿透力的題材，這樣的作品展開了過去小說書寫較少觸及的面向。我最喜歡的，還是真正展現對人性的洞悉和觀察力，這才是小說的精髓。今年進入複審的稿件數量真的很多，非常多樣，水準平均，因此選擇較困難。」

張亦絢認為，關於以得獎為寫作目的，「以我多年評審經驗來看，為得獎客製化的參賽作品，不見得真能達到目的。」她提出，「我們評選林榮三文學獎時，究竟只是用一般性文學標準，還是有別於此？我認為，除了出色、讀來有趣之外，還須具備成熟的技巧，值得大家觀摩，以及就整體文學創作而言有所創新。因此，這批作品我一開始選了十五篇，後來再選出七篇時，犯了技巧錯誤的就只好割捨，因為希望評審結果做為觀摩是有說服性的。」她觀察到本屆有三個特點，「第一，把台灣史或

理論化成小說，比如以龍瑛宗爲主角的作品至少有兩篇，很亮眼，但作者對小說的思考還未充足。第二，這次讀到可稱爲客語小說的作品。往年閱稿經驗中，作者使用客語多半爲了書寫『捍衛客語』一事，較不能歸爲客語小說家，今年則出現滿強大的客語寫作者。另外，前幾年減少的同志主題，今年有滿出色的表現，讀來感人。較邊緣、各行各業的感情經驗寫得相當好，過去較少見到這麼多樣的背景，可惜和後來選出的作品相較，技巧還未臻成熟。」

與前屆評審經驗相比，王聰威感受到顯著差異，「去年常出現海邊、山上等場景，也有許多原住民故事，地方性格非常強烈，讀來彷彿到世界各地旅行，變化非常大。奇妙的是，這樣具有原鄉特色、能感受到地方性的作品，今年忽然變得很少，即使偏向鄉土文學，也不太能判斷發生在哪一個城鎮。」

他有個深刻的印象，「我的評語常寫：我不曉得作者企圖表達什麼。能知道作者打算寫人世間的荒謬或個人挫敗的心理感受，但不曉得爲什麼要寫，因爲這在小說題材中並不少見。同時，對於現實世界的反應很低，不太嘗試書寫較少人碰觸、關心的議題，雖然解決個人內在性問題也是很重要的母題，這批作品卻顯得非常集中，給人一種時代性的氛圍。這可以呼應亦絢所說，當我們看此獎作品，是不是有特別的期待？這是目前獎金最高，也最受寫作者重視的獎項，大家以能夠得林榮三文學獎爲榮，因此最菁英的作品絕大部分會集中在這裡。這批作品放到地方文學獎裡，都算非常傑出的，文字和流暢度厲害得不得了，可是集中一起，要從中挑出具有時代性意義或代表這個時代的作品，這次較

難選出。作者寫了這麼多事情之後，小說要解決什麼？要帶讀者去哪裡？其實我不認為那是很內心性的書寫，內心性沒有這麼淺薄。或許是現在的時代氛圍，使得寫作者寫出不知何去何從的感覺？」特別的是，他讀到許多強調知識性的作品，比如刺繡細節、妓女戶、科學等，「閱讀的樂趣很大部分來自大量新知的累積，發現自己很多不懂的。缺點則是，除了知識之外，又要個人情感，又要梳理家庭關係，又要談戀愛，在短篇篇幅塞進非常多東西，所以多數顯得鈍重；儘管似乎一口氣說了很多，卻也看不出到底要解決什麼，比方個人寫作或認知上的困擾。」另外，「幾篇台文或政治題材的作品，最後會寫出正確的意識形態，做為解決方式或結論，而不以小說的方式提出新的見解或翻轉——不曉得什麼因素使然，也許這是現在的風格。」他且發現，「只要寫到太陽花運動的，一定是同志書寫，再加上性愛場面。太陽花運動或許是這一代年輕人很熱衷書寫的題材，但不曉得為什麼寫作者思考的方向很一致。」雖然其中幾篇看似年長的敘事者說過去的故事，他推測作者年齡其實更年輕，「提及野百合的某篇，養的狗是柴犬，但柴犬是在二〇〇八年《心動的奇蹟》上映後，台灣才開始流行的。」又如另一篇，筆法讀起來很年輕，因此不太能掌握小說背景想要傳達的時代氛圍。

短篇小說獎

決審會議紀錄

記錄◎董柏廷

把故事找回來

時間：二〇二一年十月五日下午二時半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委員：平路、伍軒宏、林俊穎、邱貴芬、郭強生（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基金會報告收件情形，本屆收到四百二十八件來稿，由黃崇凱、凌明玉；丁名慶、葉佳怡；李桐豪、羅珊珊；陳雪、吳鈞堯等八位委員分四組進行初審，選出五十一篇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每人一篇，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複審委員王聰威、郝譽翔、張亦綯等三位委員選出十五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公推郭強生為主席，並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平路：這批參賽者們都有營造出各自希望的情調，取材可愛也有特殊之處，一些小細節頗有趣。

只是，整體看下來，敘述手法較為相似，讀來平淡，許多篇往往會在結尾處製造一個嚴重的悲劇或死亡，儘管題材看起來具有多元性，但少了些閱讀的趣味，沒有讓人感到被挑動，或擊節稱好的作品。

林俊穎：比起前兩屆，今年作品整體顯得特別平凡，甚至平庸，我一邊讀一邊忍不住想到「進歩史觀」四個字，但小說似乎沒有這回事。作者的小說之眼，以及轉化、解釋世界的能力，守成有餘。會不會是這場瘟疫改變了世界？寫小說的人被迫封城，待在家裡頭，因此不得不回頭注視家庭、個人、親人與伴侶之間的關係？好幾篇讀得出來作者很年輕，觀看視角跟體悟都特別稚嫩，因此，會在文字上加強力道。題材主要集中於鄉土跟同志的書寫，鄉土確實值得寫，地方志都將史料整理得很好，是小說家可以借力之處，但我在這批小說中看不到因為資料而讓作品更上層樓的狀態，對民俗細節的掌握也都敷衍而過。書寫對象集中，好像幾個演員在不同的攝影棚跑來跑去。不過仍有一、兩篇從平凡中提煉出像金子一樣的東西。讓我不至於那麼悲觀與絕望。

伍軒宏：今年是我第一次當決審委員，與複審時，大致選出一個數量、交給決審傷腦筋的經驗不同。初讀時，本來擔心選不出來，後來讀到幾篇還不錯的作品，若純粹選出得獎作品是可以達標，也能選出我心中的第一名。由於我閱讀台灣鄉土作品經驗有限，有時擔心會不會是某種複製呢？得請其他委員來幫忙判斷一下。我倒覺得要挑出佳作是困難的。幾篇作品在組織、架構上有些許瑕疵，故事設定陳腔濫調。兩、三篇具有創意，處理日常生活的題材也處理得很好，不過有一個共同的缺點是，作者不太懂得透過「故事」鋪陳發展，只呈現出一種「情境」，甚至直接引用名家的話陳述，而非透

過 narrative 轉化。

邱貴芬：整體而言，這十五篇作品在小地方都經營得不錯——但小說畢竟是敘事的藝術，作者說故事的能力彷彿遺失了。莫非是這時代著迷於瑣碎與不連貫而形成的氛圍嗎？這是文學的危機、特別是小說的危機啊！我好奇，疫情期間，現代人不是都會在家裡看很多 Netflix 影集嗎？那裡頭有許多故事，世界上也有很多故事正在發生，諸如生離死別、長照議題等，為何在這次的參賽作品裡看不到呢？形式上我同意伍軒宏所言：沒有發展。作者基礎功力不足，環環相扣的東西，在這些作品裡頭沒有讀到。如果這是投來的四百多篇參賽作品的普遍現象，很值得擔心。跨媒介時代，小說是所有文化產業的基礎，只要簡單的場景，就可以創造出厲害的故事。林榮三文學獎畢竟有其指標作用，得獎的作品一定是好作品，也會起到示範作用。因此，希望創作者可以把故事找回來、把小說的藝術找回來。

郭強生：我跟大家有同感，這樣的現象令我感到緊張跟驚駭。我跟俊穎去年同為評審，對於〈雪卡毒〉印象深刻，一讀到那篇就覺得達到高標、再上一屆也有曹栩的〈魚的境況〉。然而，這一次整體水準離高標還差了一截，甚至排不上我心中前面的名次。呼應剛剛邱貴芬所說，我覺得反而可能就是看太多劇，以致解讀文字能力產生問題。近年鼓吹影視化、IP，惡果開始出現，影集終究是一集一集的事件，情節牽扯來牽扯去，難以有整體的視角。希望文字創作者能意識到，就算要影視改編，也需要有很強的基礎寫作與閱讀訓練，否則會忽略許多事情，譬如角色背後的心理刻畫、人物的塑造、

環境與空間的細節等。這次的作品很像創投案的本事，或故事大綱，完全沒有血肉，讀起來非常空洞。影視化已經很明顯淘空文學基礎，創作者一心想要影視化，寫出來的作品便有這樣的傾向。這批作品重複的題材，其實與近幾年很紅的影視作品雷同，如《孤味》、《通靈少女》、《樓上的房客》等，可能以後會「倒戈」得更快，這是我擔心的情況。

邱貴芬：其實跨媒介改編是一個趨勢，故事題材來自各方。媒介不同，表現的方式也就會不同，同樣的故事進行改寫，彼此或能產生互文性。譬如楊双子的《花開時節》取材自楊千鶴的《花開時節》，兩個作品有很強的互文性，搭成一個文化記憶。又或者，李昂的《殺夫》，原先是一個社會案件，後來她寫成小說，繼而改編成影視作品，整個文化網絡便能搭建起來。媒介不同、觀點不同，足以構成另一種「再製」。

平路：不論素材來源為何，以小說藝術的標準看待，只要「再製」得有創意、有繁複的趣味性，是會被接受的，反之，若沒有達到那樣的層次，自然會被淘汰。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每人不分名次，圈選三篇，結果如下：

三票作品

- 〈賣骨〉（伍軒宏、邱貴芬、郭強生）
- 〈隔夜車〉（平路、林俊穎、邱貴芬）

二票作品

〈溪底無光〉（平路、林俊穎）

〈代天行騙〉（平路、郭強生）

一票作品

〈獵豹與阿發〉（伍軒宏）

〈河〉（伍軒宏）

〈安琪〉（林俊穎）

〈像過期蛋糕那樣掉下去〉（郭強生）

〈過橋後才看得見倒影〉（邱貴芬）

○票作品

〈世界的盡頭〉、〈燉一鍋菩薩肉〉、〈狗活〉、〈抓癢〉、〈蚊子〉、〈繞路〉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一票以上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獵豹與阿發〉

伍軒宏：初讀覺得誇張，但基於創新的理由，我選了這篇。作者將對生活的不滿，結合人與獸的身分認同，其中交換身體／身分的設定也頗有趣，雖然是一種fantasy，但獵豹跟主人翁說話的magic moment營造得滿不錯的。從動物視角觀看人類社會、人際關係的虛偽，設計不俗。只是人獸身體交換後，變得有點虎頭蛇尾，沒有好好發揮。獵豹變成人，卻成爲一名正義使者，故事顯得簡單。

平路：前半部充滿異色想像，講到殘忍與自由的關係也寫得很好，後半部真的是缺點，交換身體以後故事就變弱了。豹換到人的身體裡，有了人性，所要講的是自由嗎？似乎又回到某種敘述的窠臼裡。但不得不肯定這篇作品的想像力，放在十五篇中顯得難得，是可喜的。

郭強生：人與獵豹換了身體之後，就像換了一個故事，被切成兩半，「漫威」的氣氛整個跑出來，跟前半部縝密、冷靜的觀察有很大的落差。

林俊穎：讀這篇讓我想起四十年前看時報文學獎吳永毅寫的〈新來的獅子〉，同樣是以動物園爲場景，那篇生猛有力多了，這篇完全是文青體。

邱貴芬：人與獵豹應該要平均鋪陳，後半段真的比較弱，tone整個全部換掉，變成執行正義的使者，與前半段很難兜起來。

〈河〉

伍軒宏：這篇將女同性戀的生活細節寫得滿好的，其中不乏一些起伏，有年輕時跟後來關係的對比，中間換過幾個對象也交代得不錯，情欲關係多元，不只停留表面，尤其呈現都市生活的方式與手

法，很純熟。語言拿捏度跟布局都不錯，維持讓人想讀下去的張力，內容處理得很成功。只是，人物好像有點定形，劈腿之後就是分手，沒有更戲劇化的部分。此外，題目下得不夠好，有點模糊。

郭強生：書寫同志關係的作品，十年來都是同一個腔調，帶有一點頹廢，彷彿同一種人在談戀愛——自由編輯、自由翻譯者，文藝人才可能有這樣的感情模式，對於人的生命起了什麼作用與力道，似乎還是缺了一味。幾年前有部紀錄片《日常生活》，描述勞動階級的女工談戀愛，就很不錯。

林俊穎：我覺得這篇有寫出一個功德啦。因為台灣同婚走在前面，作者很誠實地寫出這件事情：同性戀跟異性戀一樣也會偷吃，關係變質後，會思考怎麼維持下去。只是，這篇某方面顯得比較保守。

〈安淇〉

林俊穎：這是一篇小品，在一個安全、謹守分寸的框架內亦步亦趨完成。寫一名上了四十歲的女人在職場屢戰屢敗，面對跟她兒子差不多年齡的男孩，發展若有似無的一段關係，或許還談不上是愛情，兩個同病相憐，或同是天涯淪落人互相補償，作者有把這一點寫出來，不誇張也不灑狗血。但這篇我沒有很堅持。

郭強生：為什麼一定要有人死掉呢？沒有人死掉，故事就無法收尾嗎？有沒有曖昧或發展出其他倫理與現實的問題，才是好看的開始呀。「死掉」太方便了。

伍軒宏：這篇非常閃躲，寫的是什麼關係？是某種跨年齡的戀愛嗎？發展到什麼地步呢？都沒有

講清楚，造成我很大的疑惑。

（林俊穎放棄此篇）

〈像過期蛋糕那樣掉下去〉

郭強生：作者試著用文字捕捉淡淡的氣氛，把屬於這個年紀的「日安憂鬱」確實寫了出來，就像台北版的莎岡，讀了內心會產生波動。要現在的我寫一個台北十八歲高中生的心情，我已經寫不出來了，技巧再好，到了一個年紀就是寫不出來了。作者寫得很真誠，布局各方面合理，很像新海誠的動畫，文字能夠傳達影像裡很細微的東西，是天生的好手，不故意張牙舞爪，乾乾淨淨寫出生活氣息與小小悸動。比起其他努力製造情節的作品，我更欣賞這一篇的日系透明感。

伍軒宏：我願意支持。這篇有些部分跟〈河〉類似，但年輕很多。〈河〉那篇經過很多事情，比較圓熟，關係經過好幾重，這篇還在第一重關係之中，雖說有些蒼白，但部分設計還不錯，日式甜點店很有影像感，結局的處理也滿有趣的。不過，前面有點太繁冗，需要再修剪。整體來講充滿潛力，有青春的爆發力。標題我也滿喜歡的。

郭強生：設計得最好的是跨年夜那一段，所有的熱鬧都只是在手機上發生，他們並未實際去參與，只是遠遠地感覺，又因為網路不夠快，延遲十秒手機才聽到現場發出的聲音，這就展現出這個世代跟手機的關係，這個細節很有創意，非常符合他們當下生活，是很好的暗喻。

邱貴芬：可是這篇沒有故事，只是寫一個情調，描繪一種陰鬱蒼白的感覺，沒有其他發展。寫青

春的蒼白跟 *canu*（無力），我會想到王文興的〈最快樂的事〉，只用三百個字就把心情寫出來了。我在這篇作品中沒有看到故事的發展與剪裁。

郭強生：我倒覺得不是蒼白，而是寫那個年紀的情緒太滿、感覺太多，沒有出口，在整個氣氛的擠壓當中，慢慢尋找出口的過程。經過跨年夜跟蛋糕，讓那些脹滿的東西有一個轉變，你會幫他們鬆一口氣，後面慢慢紓壓。

林俊穎：青春的百無聊賴。如果是一篇五、六千字的小說還不錯，但現在的篇幅似乎有點太長。

〈過橋後才看得見倒影〉

邱貴芬：這篇我極力推薦，作者非常具有企圖心。談的是一九四八年《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的歷史，國民政府抵達台灣時，外省籍跟本省籍作家兩方的鄉土文學論戰，這是很少人知道的台灣史。作者用非常新穎的方式書寫，讀來有點像科幻小說，帶入電腦程式碼，事實上講的是兩種語言在時代的洪流中對撞，當另一個語言將替代另一個語言時，發生的情況。用電腦語言來看，就像以前使用 Netscape 瀏覽器，現在被 Google Chrome 取而代之，但我們也只能隨著時代轉換。十五篇小說中，很多都是談生命情調的小品作品，唯獨這一篇透過語言轉化對應到整個城市與當地生活，以及對作家造成的衝擊如何之大，讓我讀到很多情境之外的東西，作者很有意識地思考記憶與語言間的問題。不僅可以指涉五〇年代的歷史事件，也可以放在現代比喻我們正面臨程式語言的轉換過程，最有趣的就最後的段落，提到「過橋後才看得見倒影」，主角為什麼原本看不到自己的倒影呢？這點充滿解

釋空間——若不過橋就是沒有影子的人，代表若沒有躋身新語言的世界，你便是不存在的。他可以談一九五〇年代的歷史，也可以放在現代比喻我們面臨程式語言轉換的情況。

郭強生：這段歷史確實很重要，但並不是禁忌，可以公開，為什麼要加密？作者所用的代換，其實很容易猜出來，我看到第二頁就完全知道接下來的發展。為什麼不直接寫，而要轉喻呢？可以直寫楊達或呂赫若說了什麼話，這手法讀來像有苦說不出、有苦難言，對於這樣的設定我不是很能理解。第二，網路語言系統的轉換，類比到戰爭或政治勢力兩邊的邏輯，我有個gap過不去。作者企圖心很大，但設計好像沒有達到真正要的效果。

林俊穎：林榮三文學獎很常出現這樣的小說，我姑且名之「台文系所的科班書寫」，雖然不確定是不是台文系所，但這小說有實驗性跟創新，也確實呈現出獨特的小說視野。但是，這樣的小說也有先天罩門，類似這種後設的作品，若讀者沒有基礎知識就會被擋在門外。閱讀小說時，你會要求讀者具備這段知識嗎？有跟沒有基礎知識的讀者來讀這篇小說又會產生什麼效果的差異呢？這是我思考的點。顯然這是很年輕的語言，在電腦使用的常識跟操作上，真的比我們在座者厲害太多了。我也是讀個一、兩頁就知道後面要講的是什麼了。語言、文字、國族及身分認同上綱到這樣的地步，透過類科幻的外殼書寫，像把所有這些原該注視真實的事件，變得輕飄飄。我並不是科幻類型的讀者，不太有資格講這種話，但讀的時候我也困惑，為什麼科幻類型的作品遇到本格文學創作就很容易被比下去呢？或許作品本身還是該有其堅實的基礎，球才能彈得高、跳得遠。把這些事件虛擬化，就要承擔虛

擬化造成的空洞。我不否認這是一篇滿有趣的小說，也勇於嘗試，只是我對它的心情很複雜。

郭強生：龍瑛宗如何辛苦轉換語言的故事，都在他的傳記或自白中寫出來了，為何還需要加密、科幻呢？這是我比較吹毛求疵的一點。

邱貴芬：如果他直接用寫實手法寫這段歷史，就不有趣了。鄉土小說裡，有關台灣歷史與記憶的作品已經太多，因此他用科幻寫這段歷史（雖也不見得是科幻），牽涉到電腦的語言替換的手法，或也代表作者想表達，同樣的歷史與問題正發生在現代。科幻可以處理非常重要的議題，譬如石黑一雄的《別讓我走》，也是用科幻處理複製人與器官買賣的問題。

林俊穎：我能理解這篇的企圖心很大。但《別讓我走》是一部長篇小說，有很充分的發展，這篇就是個想頭，如何落實，他沒有寫到，很可惜。這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實驗起頭，但作品中應該要有更細膩的部分去鋪陳、去辯駁。

郭強生：它可以做成一個手遊，我來偷你的記憶體你來做我的記憶體，這點概念對我來說很有趣。但以小說而論，應該要把大家生活中發生什麼事情填補進去。

邱貴芬：但這篇跟其他作品相較，比較有創新思考，也具有故事的層次性。

平路：跟其他篇比起來，他的企圖心與思想性確實不同，也有想建造的史觀，值得獎勵。只是，形式上，無論是現代或科幻，需要比一般小說有更超越的營造，讓大家跟著作品玩頭腦體操，會更有趣，經營得不夠細緻，整體營造的趣味性不足以讓我進入他設定的介面。但也許是我的苛求。

伍軒宏：看得出來是一個寓言，有科幻、有歷史、有台灣本土作家，充滿疆域語言與政治符碼。其實，作者只需要借用一個通俗小說的架構搭建想說的事情就會成功。這篇作品 *Issues* 強，關切的 *issues* 也很多，只是少一個有趣的故事將所有事件串起來。我想，透過通俗小說形式，才能把不熟這段歷史的大眾帶進閱讀。

兩票作品

〈溪底無光〉

林俊穎：這篇優點是簡單、清楚、明白，雖然我看第二、三遍時，會擔心簡單是不是個雙面刃，但我依然往好處想。結構、譬喻、到內在主旨，淺顯易讀，作者有基本功力，我姑且名之為現代版的「三言二拍」。小說寫一名患有賭癮的男人，被泰雅族前妻取了一個泰雅族語「貪心」的外號，頗有趣。只是，嗜賭的男人背後的動機或內在驅力，仍有點薄弱，不太能夠說服讀者。最後一句：「溪底無光，溪已無魚」也破壞小說敘事想要營造的力量，是較為可惜的地方。

平路：這篇也許沒有那麼細緻，卻有寫出明快感。寫夫妻關係不落俗套，妻子某個意義上是獨立而強韌，漢人與原住民妻子形成另一種婚姻典範。裡頭談感情也不拖泥帶水，非常質樸、直接且各自有天地的一段關係，很有想法跟巧思。此外，遊走在灰色地帶的「電魚」也頗有趣。我並不贊成電魚這種具有道德可議性的捕魚方式，但比起流刺網或跨國漁業所做，並非大惡。主角從魚的屍體形狀找

出明牌簽賭，某意義上也是人性的小惡。作者創造的幾個人物非常生動立體，完全不走眾所熟知的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書寫套路，值得嘉獎。

郭強生：這一篇是我的第四或第五名，沒有不合情理的部分，手法也很平順，唯一問題是，這種題材與故事方法我在六〇年代看了好多喔。故事與人物有趣，但這樣的作品放在大指標的文學獎中，表現手法就顯得有點老套。

邱貴芬：這篇平順且符合小說該有故事的標準。但我沒有選它的原因是，故事太簡單，讀了前面就知道結尾。如果林榮三文學獎是一項指標，我不反對這篇進入排名，但它沒有達到前面名次的藝術層次。

平路：贊成。

伍軒宏：雖沒有進前三，但至少也有前六。我把它歸在「無用男人」系列作品之一。作者巧妙運用泰雅族的生活跟語言，主角透過電魚扭曲姿態找明牌，滿有趣的。人物塑造基本上及格、但故事性較弱，而且沒有發展，不過，呈現出的情境還不錯。

〈代天行騙〉

平路：語言生動，有許多看了會令人會心一笑的地方，隨手寫來，算是有趣，切入的角度也不錯。現在已經有很多新鄉土的作品，對於宮廟文化，讀者也是有相當程度的理解，作者透過第二人稱敘述，帶出奇觀感與滑稽的部分，人物刻畫也很生動，讓茂坤伯彷彿就在眼前，是一篇不錯的小品。

郭強生：若真的爲了這些寫作者的前途著想，與其他篇比較，這篇就具有影視化的可能。這篇是一個具有時代感又很聚焦的故事，描述發生在台灣現代小鎮，底層民眾苦哈哈的生活樣貌，不僅能夠引起讀者共鳴，同時又透過新手法切入。在疫情期間賣神像，並學習做乩童，透過第二人稱視角敘述，像鎮上的誰看著這些事情發生，帶出台灣信仰並不只是宗教，也是討生活的方式，是一篇好故事。其他篇的作者可能搞錯一個東西，story（故事）不是情節，更不是掰了一堆、湊了一堆，事情多到不知道在說什麼。

邱貴芬：我跟平路想法一樣，這篇強項是語言，作者展演語言的部分做得很好。但我並不覺得它是一個敘事，只是描繪，描繪出神明儀式這樣的一個情境，沒有小說該有的development（發展）、沒有推動力，這是爲什麼我沒有選的原因。

郭強生：短篇小說裡頭這還算可以允許啦！

林俊穎：王爺信仰大概是除了媽祖之外，很重要的台灣民間信仰，我很佩服作者的勇氣，敢這樣挑戰神明。但到底「騙」在哪裡？作者文字很跳，偶爾出現閃光，像傳統戲曲用搖滾的方式演奏，但也只是零星的火花，這篇的問題是整體結構凌亂。作者若想要將結構打散，用很跳的文字營造萬花筒的表現方式會很好，只可惜控制力稍嫌不足。我可以理解作者想說的不是王爺騙人，而是尋常匹夫面對神明表現出的愚昧與蒙昧。電商部分寫得很精采，只是在二十一世紀要運用3C產品、網路、電腦跟神明信仰結合，可能要再下點工夫。民俗信仰裡的科儀有很深的學問，但我完全沒有讀到這部分。

若利用電商這個眼繼續往下發展，將令人充滿期待，可惜沒有發展好。

伍軒宏：這篇結構的確凌亂，故事也不太好跟，雖以第二人稱敘述算是有趣，但作者想講的東西太多了，若沒有一個輔助的路徑幫助讀者進入，就會是一個很大的缺點。最後以「等待果陀」結尾，想是要講疫情是時代荒謬劇，只是缺乏進入故事的線索，對讀者來說是很辛苦的事。

二票作品

〈賣骨〉

伍軒宏：結構清楚、布局完整、帶有懸疑感，好幾處轉折處理得不錯。挖到骨骸，本來是一個 bad luck 最後變成一個 fortune，善用 Gothic（哥德）鄉野奇譚，恐怖志怪手法，有詼諧好笑等跌跌撞撞的過程，很生動，穿插的客家話也運用得宜，敘述的 tone 很平穩，甚至帶入社會歷史的脈絡與觀照，技術上是最好的一篇。唯一的小問題是有點保守，缺乏驚喜。

邱貴芬：伍軒宏講的我都同意。這是十五篇裡，小說基本功還不錯、難得有剪裁、布局、發展，結局也有 irony（諷刺）的作品。只是略有瑕疵，故事單薄了點，也沒有更發人深省的部分。

郭強生：這篇的表現手法非常古典格律，起承轉合照顧得很好，題材也有趣，挖到死人骨頭後，還要拼骨頭，那一段讀起來又驚悚又荒謬好笑。十五篇裡頭這是唯一一篇讓人情緒跟著走的，文字能力相當好，人物刻畫自然且有真實感，細節很豐富。唯一缺點就是，故事的時代背景刻意講得很淡，

清政府抓叛黨，這個地方應該多著墨。鄉野派書寫，讓我不禁想起，司馬中原也寫很多類似的故事，但司馬中原一定會把清兵跟地方上的糾結交代出來，這一篇卻沒有講清楚，不過，它是十五篇之中缺點比較少的。

平路：第一次看稿時，這是我喜歡的一篇。有樸素的地方，也有有趣的部分，甚至講到某一種階級觀——比起沒錢的痛苦，連鬼都沒有那麼可怕了。這些部分寫得非常好。但再看時，我就覺得，沒辦法讀一篇小說是沒有年代背景的參考座標的，小說從頭到尾看下來沒有任何一點時代感，就算放在今日也完全沒有違和感。但依照小說提到的，台灣有多次亂黨反叛，就不可能是現代，應該是清朝呢？或是哪個時候呢？這點讓我終究沒有投下一票。至少要給我們一點點時代的線索吧。小說可以脫離時空嗎？我有點存疑。

林俊穎：看這篇我想起去年李桐豪評審時講的話，很多作品看起來像公視學生劇展的作品。台灣漳泉械鬥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事件，那是很恐怖的，各大鄉鎮裡很多義民廟就是漳泉械鬥後而建立，不太可能藉由官方褒揚。讀這篇時，很像在看分場大綱，它就是守成有餘之作，該有的基本功都有，但時代感太薄弱，成為很大的致命傷。

邱貴芬：這篇技巧雖不錯，但故事感很薄弱。

伍軒宏：時代背景的部分，可能需要多做一點。小說中有提到挖出一塊可能做為盾牌的鐵，但回溯當時，民間不太可能以鐵做盾牌，應該是要用藤或木頭，這部分明顯是技術失誤。若以小說而論，

這篇故事倒是滿成功。我不否認作者確實需要對歷史背景多多著墨，但在文學性上，這篇是成功的。

郭強生：用歷史小說看它當然會覺得不足，但我反過來想，若將它看做一種 Gothic 的故事文類呢？很多作品其實也都是借題發揮，我後來就說服自己了。

伍軒宏：如果拿福克納來 refer 的話，他也會在作品中運用一點時代的暗示。

平路：但福克納的語言具有美國南方情調，但作品若真要像郭強生講的能夠影視化，至少要让觀眾一看背景就能透過古堡或服裝進入時代氛圍，因此作品是不能去背景化的。

邱貴芬：即使是 Gothic，還是有會因為「歷史」讓作品厚度提升，但這篇顯然單薄了些。作者寫小說時，除了創意，若能再多做一些閱讀功課，作品就會更有層次。

〈隔夜車〉

邱貴芬：寫得不錯，但很像八〇年代的女性文學。故事有發展與轉折，跟〈賣骨〉一樣，有給出驚喜，不會看前面就知道結尾，但格局上稍微小一點，比較像是小品。

林俊穎：這是一篇很精巧的小說，但標題為什麼是「隔夜車」？我能理解「隔夜」是想表達被棄的東西，但很怪，夜車就夜車，題目讓我扣了幾分。不過，作者的小說基本功扎實，節奏跟力度與勁道俱在，設計精密，有節制美，算是毛病最少的一篇小說。在這麼令人疲憊的男女關係裡，讀來卻能有一種清創感覺——因誤會結合、因了解分開（因死亡而了解）。作者極力把男女間的平凡瑣碎提煉出一些滿貴重的東西，讀了覺得欣慰，只是，我仍有猶豫，懶散且好賭的男人最後尋死的說服力略顯

薄弱，按常理來講，懶散、懦弱的男人不太可能有這樣的動力吧。

平路：同意剛剛前面兩位講的，雖然是精緻的小品，但作者營造出一種情調，有放棄的無奈，其中也有轉折，書寫的場景集中，始終圍繞車站，文字不錯，讓我們能夠理解主角的心情，要斷要捨要離都不容易，中間幾段充滿影像感，算是一個有始有終把故事說出來的完整小品。

郭強生：我沒有投的原因是我覺得充滿 sentimental 的感傷濫調。雖然是小品，有經過設計，但男女的關係脫離現實，兩個人經歷了這麼多事，卻完全沒寫出被生活折磨的痕跡，只是淡淡幽幽美美地帶過，維持感傷語調，僅是爲了糾纏而糾纏。這樣的題材並非不能寫，而是沒有找到較好的切入點。這兩個人到底是在怎麼樣的狀況下變成這樣呢？缺了很大一塊現實感。

伍軒宏：作者技巧很不錯，層次分明，最後用了一個反諷的結尾，算滿成功的，但有很多部分都是很固定的樣子，她的始終如一，到底是一種迷戀還是認命？並沒有解釋清楚，好像只是一齣苦情劇。我尤其難以接受言情小說式的語言。倆人之間古老的性別關係認定，有點陳腔與公式化——抱歉，我對這篇的情緒強烈，我也抗拒作者用完備技巧、sentimental 的招式，布一個 trap 要抓住我。在此次的「無用男人」系列裡，〈繞路〉或〈溪底無光〉技巧雖沒比這篇好，但都有想出一些新的特色跟招式。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一票作品保留〈獵豹與阿發〉、〈河〉、〈像過期蛋糕那樣掉下去〉、

〈過橋後才看得見倒影〉四篇，評審決議，第二次投票從所餘八篇給分，最高8分，最低分1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賣骨〉 33分

（平路 5分、伍軒宏 8分、林俊穎 5分、邱貴芬 7分、郭強生 8分）

〈溪底無光〉 28分

（平路 8分、伍軒宏 4分、林俊穎 7分、邱貴芬 4分、郭強生 5分）

〈隔夜車〉 27分

（平路 7分、伍軒宏 2分、林俊穎 8分、邱貴芬 6分、郭強生 4分）

〈代天行騙〉 24分

（平路 6分、伍軒宏 3分、林俊穎 4分、邱貴芬 5分、郭強生 6分）

〈過橋後才看得見倒影〉 21分

（平路 4分、伍軒宏 1分、林俊穎 6分、邱貴芬 8分、郭強生 2分）

〈像過期蛋糕那樣掉下去〉 19分

（平路 2分、伍軒宏 6分、林俊穎 3分、邱貴芬 1分、郭強生 7分）

〈獵豹與阿發〉 15分

（平路 3分、伍軒宏 7分、林俊穎 1分、邱貴芬 3分、郭強生 1分）

〈河〉 13分

（平路 1分、伍軒宏 5分、林俊穎 2分、邱貴芬 2分、郭強生 3分）

評審討論到，因認為今年作品未達應有的高標，舉手決議首獎是否從缺，獲邱貴芬、平路、林俊穎三位委員支持。因此，首獎從缺，其餘則依得分高低，由〈賣骨〉獲得二獎，〈溪底無光〉、〈隔夜車〉同列三獎，〈代天行騙〉、〈過橋後才看得見倒影〉同列佳作。

短篇小說獎

評審簡介

平路

一九五三年生。美國愛荷華大學數理統計系碩士。現為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獲國家文藝獎。著有長篇小說《黑水》等；短篇小說集《蒙妮卡日記》等；散文集《間隙：寫給受折磨的你》等；評論集《女人權力》等多部。

伍軒宏

一九六〇年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美文學系碩士、博士班肄業。曾任教政大英文系。作品〈阿貝，我要回去了〉與〈殘念筆記〉分別獲得第一屆、第二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首獎、散文獎佳作。著有長篇小說《撕書人》等。





林俊穎

一九六〇年生。政治大學中文系，紐約市立大學Queens College大眾傳播碩士。曾任職報社、電視台、廣告公司。曾獲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金鼎獎，金典獎。著有長篇小說《猛暑》等多部，中短篇小說《某某人的夢》等，散文集《盛夏的事》等。

邱貴芬

一九五七年生。美國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為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進行「台灣文學大典」計畫。著有《「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等多部，與陳建忠、應鳳凰、張誦聖、劉亮雅合著《台灣小說史論》。

郭強生

一九六四年生，美國紐約大學戲劇博士。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系教授。曾獲時報文學獎、金鼎獎、《聯合報》大獎等。著有中篇小說《尋琴者》；長篇小說《斷代》等；短篇小說《夜行之子》等；散文《作家命》等多部，編有《99年小說選》，文學評論集多部。